

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序

壁六

唐釋道宣述

若夫無上佛覺迥出籠樊超三界而獨高截四流而稱聖故使限封所漸區寓統於大千聲教所覃沐道霑於八部所以金剛御座峙闇浮之地心至覺據焉布英聖之良術遂有天人受道龍鬼歸心挹酌不相之方散釋無明之患然夫聖人所作起必因時時有邪倒之夫故即因而陶化天竺盛於六諦神州重於二篇遂使儒道互先真偽交正自非入證

登位何由分析殊途致令九十六道競飾澆詞六十二見各陳名理在緣或異大約斯歸莫不謂無想爲泥洹指梵主爲生本故二十五諦開計度之街衢六大論師立神我之真宰居然設教億載斯年攝統塵蒙九土崇敬考其術也輕生而會其源論其行也封固而登其信故有四韋陀論推理極於冥初二有天根尋生窮於劫始臆度懸遠冒罔生靈致有赴水投巖坐熱卧棘吸風露而曰仙袒形骸而號聖守死長迷莫知迴覺如來哀彼黔

黎降靈赤澤曜形丈六金色駭於人天敷揚
四辯慧解暢於幽顯能使魔王列陣千軍碎
於一言梵主來儀三輪摧於萬惑於是鎔腹
戴爐之輩結舌伏於道場敬日重火之徒洗
心仰於覺教舍衛城側大偃邪鋒堅固林中
傾倒巢穴能事既顯將務弘通玉闕揚正道

龍勒名位無踐於槐庭王何達其上賢班馬
隆其襄賤安得與夫釋門相抗雷同混迹者
哉斯何故耶良以博識既寡信保常迷今則
通觀具瞻義必契開前惑且夫其流易曉闡
澤之對天分其理難通孫盛之談海截然猶
壁六學未經遠情弊蹠通邪辯通真能無猜貳孔
丘之在東魯尚啓虛盈卜商之據西河猶參
顯節陵中陳茲聖景度人立寺創廣仁風抑
邪通正於斯啓轍于斯時也喋喋黔首無敢
抗言瑣瑣黃巾時塞異議然其化被不及於

佛道論衡分爲上中下三卷如有隱括覽者詳焉

晉孫盛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事四

晉孫盛老子疑問反詰事五

元魏釋李雙信致有廢興感應之事六

宋太宗文皇帝朝會與羣臣論佛事七

魏明帝登極召佛道對論敘先後事八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一

唐釋道宣撰

後漢隆法道士表請角試事一

魏時吳主立寺造塔問三教優劣事二

魏陳思王曹子建辯道論事三

梁武帝捨事道法事九

北齊高祖文宣帝廢道事十

後漢隆法道士表請角試事第一

漢顯宗孝明皇帝感夢金人乃遣使尋佛法還洛陽與道士角神力僧護信爲立寺度人

漢法本內傳云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羣臣此爲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乎於是上悟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王遵一十八人於大月支中天竺國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又於洛陽城西雍門外爲起佛寺於是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圖佛儀像時造壽陵名曰顯節亦於其上

作佛圖像廣如牟子所顯時有沙門稱摩騰竺法蘭位行難論志在開化承蔡愔達天竺請臘東行不守區域隨至洛陽曉喻物情崇明信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騰曰迦毘羅衛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也廣說教義帝信重之永平十

四年正月一日五嶽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
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
可以表抗之其表曰五嶽十八山觀太上三
洞弟子褚善信等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形
無名無極無上靈寶自然大道出於造化之

望六

前上士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羲皇德

過堯舜竊承陛下棄本逐末求教西域所事
乃是胡神所說不參華夏願陛下恕臣等罪
聽與試驗臣等諸山道士多有徹視遠聽博
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羣錄太虛符咒無

不綜練達其涯極或策使鬼神或吞霞飲氣
或入火不燒或履水不溺或白日昇天或隱
形不測至於方術藥餌無所不能願得與其
比較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辯真僞三則大
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

聽重決如其有勝乞除虛妄勅遣尚書令宋
庠引入長樂宮勑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
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南嶽
道士褚善信華嶽道士劉正念恒嶽道士桓
文度岱嶽道士焦德心嵩嶽道士呂惠通霍

山天目山五臺山白鹿等八山道士祁文信等都合六百九十人各持靈寶真文太上玉訣三元符籙等五百九卷置於西壇茅成子許成子黃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有三百三十五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於東壇帝時御行殿在寺南門以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荻和檀沉香爲炬遶于經而泣曰臣等上啓太極大道元始天尊衆仙百靈今胡神亂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蹤玄風墜緒臣等敢置經壇上以火

取驗欲使開示羣心得辯真僞便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灰燼道士等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將欲昇天隱形者無力可能禁効鬼神者呼策不應各懷被愧南嶽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太傅張衍語褚善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來真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初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即爲妄也信便默然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

大眾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踊身高飛坐卧在空廣現神變于時天雨寶華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眾咸悅歎未曾有皆達法蘭請說法要蘭乃出大梵音歎佛功德亦令大眾稱三寶說善惡諸業皆有果報六道三

乘諸相不一以說出家功德其福最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時有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餘人出家及四嶽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徐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等二百三十人出家至月

末以來日日供設種種行施法衣瓶器並出所司便立十寺七寺安僧在城邑外三寺安尼在雒城內漢立佛法自此興焉摩騰西來將畫釋迦立像帝乃令圖出之於陵園及洛城供養

魏時吳主立寺造塔問三教優劣事第二

盛六

吳書云孫權赤烏四年有沙門康僧會者是康居國大丞相之長子神儀剛正遊化為任于時三國鼎峙各擅威衡佛法北通未達南國會欲道被未聞開教江表初達建業營立

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之妖異有司奏聞吳主問曰佛有何神驗也會曰佛晦靈跡出餘千載遺形舍利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爲立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曜天割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宮殿臣主驚嗟信情發越因爲造塔度人立寺以其所住爲佛陀里教法創興故遂名建初寺焉下勅問尚書令闢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佛教入漢既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自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年

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嶽道士與摩騰角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嶽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感而死門徒弟子歸墓南嶽不預出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陵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又問曰孔丘老子得興佛比對不澤曰臣聞魯孔丘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羣世號素王制述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身自翫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澹怡事

卷六
七

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物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勑令朝野悉諷誦焉若將孔老二教比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吳主大悅以澤爲太子太傅餘如晉宋炳明佛論廣之

魏陳思王曹子建辯道論竊第三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爲辰尾宿歲星降爲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

謂之獲道輕舉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尸遁柩空其爲虛妄甚矣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言人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中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目可

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不可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爲王莽典樂大夫樂記言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収事教

臣鼓琴臣不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車一內視精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不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者有罪繫獄佯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

聖六

八

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渝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潛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能藏其氣尸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大怪乎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

江有左慈陽城有郝儉始得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佞姦詭以欺衆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餘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寡實頗竊有怪之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禦大之徒矣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僞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說仙人者黨援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爲仙人乎夫雉入海爲蛤鷺入海爲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

其羽猶自識也勿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
鼈黿爲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
而顧爲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
至六
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
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効或歿
九
於沙丘或崩於五柞臨時雖復誅其身滅其
族紛紜足爲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強
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
者歟之其斯之謂歟

陳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初

封東阿郡王終後謚爲陳思王也幼含珪
璋十歲能屬文下筆便成初不改定世間
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見而駭服稱爲天
人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嗟詫以爲至道之
宗極也遂製轉讀七聲升降曲折之響世
之諷誦咸憲章焉嘗遊漁山忽聞空中梵
天之響清飈哀婉其聲動心獨聽良久而
侍御莫聞植深感神理彌悟法應乃摹其
聲節寫爲梵唄撰文制音傳爲後式梵聲
光顯始於此焉其所傳唄凡六契見梁釋

僧祐法苑集然統括道源精據仙籙姦妄
奇妖終歸飾詐故前論所委辯當明矣

晉孫盛撰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事第四
頃獲閑居復伸所詠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賢
於靈術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辯殆可
髮窮夫大聖知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
故與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
迹乖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莫異亦猶龍虎
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非召之
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於虎兕之吻顏孔俱

否逍遙於匡陳之間唐堯則天祿契翼其化
湯武革命伊呂讚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響
之論惟我與爾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
幾觀象知器觀象知器豫籠吉凶預籠吉凶
是運形同御治因應對接羣方終保元吉窮
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欣聖樂易有待而亨欽
聖六
冥而不能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爲優劣耳
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冥體之道
未盡自然運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爲勝高
想頓足仰慕淳風專詠至靈故有栖峙林壑

若巢許之倫者言行抗轡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靜質柔愛剛讀所常習恬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見編抗之詞不復尋因應之適覩矯狂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耳案老書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斷駢拇指之渝其詭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宜違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何常闕虛靜之訓謙冲之誨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尋斯指也則老彭之道以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旨說二事而不非

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言之發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類已形迹之處所耳亦猶匿

卷六

十一

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孔不以導養爲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徃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摺坤幸祐其弊盛又

不達老聃輕舉之指爲欲著訓戎狄宣導殊域類乎若欲宣導殊類則左社非玄化之所孤逝非嘉遁之舉諸夏陵遲敦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譸張遐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魯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元吉何違天心於戎猶如不能然者得無庶於朝隱而祈仙之徒乎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爲不虛達勝之道者或以爲矯時流遁者余以爲尚無旣失之矣崇有亦未爲

得也道之爲物惟悅惟惚因應無方惟變所適值澄淳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爲之名殊目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伯陽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爲彼二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晉孫盛老子疑問反詰事第五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

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
衆妙之門舊說及王弼解妙謂始微謂終也
夫觀始要終觀妙知著達人之鑒也既以欲
澄神照其妙始則自斯以已宜悉鎮之何以
復須有欲得其終乎且有欲俱出妙門同謂
聖六
之玄若然以往復何獨貴於無欲乎天下皆
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
已盛以爲大美惡之名生于美惡之實道德
淳美則有善名頑嚚聾昧則有惡聲故易曰
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美在身中暢於四

支而發於事業又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然
則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惡乎若
虛美非美爲善非善所美過美所善違中若
此皆世教所疾聖王奮誠天下亦自知之於
斯談也不尚賢使民不諍不貴難得之貨民
不爲盜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爲又
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
相去何若又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
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
盛以爲民苟無欲亦何所師於師哉既相師

資非學如何不善師善莊尚賢如何貴愛既存則善惡不得不彰非相去何若之謂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以教人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又曰吾將以爲教父原斯談也未爲絕學所云絕者孔之學耶堯孔之學隨時設教老氏之言一其所尚隨時設教所以通百代一其所尚不得不滯於適變此又闇弊所未能通也道沖而用之又不盈和其光同其塵盛以爲老聃可謂知道非體道也昔陶唐之蒞天下也無日解哉則維昭任衆師錫

足夫則駿然禪授豈非冲而用之光塵同彼哉伯陽則不然旣處濁位復遠導西戎行止則猖狂其迹著書則矯詎其言和光同塵固若是乎余固以爲知道體道則未也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爲一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像是謂惚怗下章云道之爲物惟恍與惚惚兮怗兮其中有象怗兮惚兮其中又有物此二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者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章云執者失之爲者敗之而復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

有或執或否得無陷矛盾之論乎絕聖棄智
民利百倍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迹此
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尚則孝慈道喪
老氏既云絕聖而每章輒稱聖人既稱聖人
則迹焉能得絕若所欲絕者堯舜周孔之迹
則所稱聖者爲是何迹乎即如其言聖人有
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稱滅不同吾誰
適從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若如此談仁義不
絕則不孝不慈矣復云居善地與善仁不審
與善人之仁是向所云欲絕者非耶如其是

也則不宜復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二仁
之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所未達也若
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則教所未詳不假高
唱矣退至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
庄子田常竊仁義以取齊國夫天地陶鑄善惡兼
十四育各稟自然理不相關皋鳩縱毒不假學於
鸞鳳豺虎肆害不借術於麒麟此皆天資自
然不須外物者也何至凶頑之人獨當假仁
義以濟其姦乎若乃冒頓殺父鄭伯盜鄧豈
復先假李道獲其終害乎而莊李棓擊殺根

毀駁正訓何異疾盜賊而銷鑄干戈覩食噎而絕棄嘉穀平後之談者雖曲爲其義辯而釋之莫不艱屯於殺聖困躡於忘親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百姓皆注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萬物如斯則知之者安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哉即己之身貴九服何得背實抗言云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恒俗故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詞以理訓導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也是聞必達也不見善而無悶潛龍之德人

不知而不慍君子之道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旣不以知多爲顯亦不以知少爲貴誨誘綽綽理中自然何與老聃之言同日而語其優劣哉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也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禮樂非玄勝之具不獲已而制作耳而故毀之何哉是故屏撥禮學以全其任自然之論豈不知菽麥不復得返自然之道且欲申己好之懷然則不免情於所悅非浪心救卷六
十五

物者也非惟不救乃獎其弊矣或問老莊所以故發此唱蓋與聖教相爲表裏其於陶物明訓其歸一也盛以爲不然夫聖人之道廣大悉備猶日月懸天有何不照哉老氏之言皆駁於六經矣寧復有所憊之俟佐助於聃周乎即莊周所謂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者也至於虛詠譎怪微詭之言尚滯於一方於而構稱不經之奇詞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貞正也下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復爲妖尋此二章或云爲天下正或

云無正旣云善人不善人師而復云爲妖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下之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爲奇斯反鄙見所未能通也集論者曰盛字安國師東晉名士綽之子也祖則魏名臣之子荊也綽有顯論才學所推聞之前史盛以爲名父之子仕晉爲給事中祕書監散騎常侍吳昌男少好墳典遊心史籍常以爲歎雖賢聖玄邈得諸言表而仁愛自我陶淥庶物漸漬之功莫過乎經史是以仲尼因魯史記以著春秋使百代之後仰高風以

式瞻蓋軒孫卿並讚揚大化暨乎史遷亦記一代之成敗明鑒誠將來今遂厝心博綜撰考諸事疏著春秋庶擬前賢以美道訓傳本并音合三十二卷又命掌國史竭意經綸一時名作是稱良史未奏遂卒子潛以晉太元十五年上之詔曰得上故祕書監所著書省以慨然遠模前興憲章在昔與一代之事輒勑納之祕閣以貽于後潛襲父爵位參驃騎將軍諮議參軍見于晉紀盛凡著述備如別集品評老氏中賢之流故知爲尹喜述書乃聖六

十六祖承有據嵇子云老子就消子學九仙之術尋乎練餌斯或有之至於聖也則不云學故語云生知者上學知者次王何所謂興建鴻猷故班固叙人九等之例孔丘等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耳等爲中上類例皆是賢聖有極聖亞聖賢有大賢小賢並以神機有利鈍故智用有漸頓盛叙老非大賢取其開放自牧不能兼濟於萬物坐觀周衰陽遁於西裔行及秦壤而實死扶風葬槐里非遁天之仙信矣

元魏君臨釋李雙信致有廢興感應之事第

六

魏太祖道武皇帝託跋珪天興元年下詔曰
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極濟之功冥及存沒
神蹤遺跡信可依憑可於京邑建飾容範修
堂六道壇司徒崔皓少習左道猜忌釋門旣位居
佐輔尤不信有佛謂是虛誕見讀佛經奪而
投井中密欲加滅燬所仗信道士寇謙之與
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始作五
級佛圖者闍崛山及須彌殿加以飾繪別構
講堂禪室沙門坐處莫不具焉魏世祖太武
託跋燾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雖有黃老
不味其術每引高德沙門與談玄理於四月

八日與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散華
禮敬篤敬兼至晚據有平城興敬李術爲立
道壇司徒崔皓少習左道猜忌釋門旣位居
佐輔尤不信有佛謂是虛誕見讀佛經奪而
投井中密欲加滅燬所仗信道士寇謙之與
皓欵狎遂奏拜謙位稱天師皓有才畧太武
信用國人以爲楷模時有沙門玄高道玉河
西名高海右神用莫測貴賤咸重燾乃軍逼
掠境徵高東還暨達平城大弘禪化太子晃
事高爲師形心盡禮晃時被讒爲父所疑乃

告高曰空羅枉苦何由可脫高令作金光明
齋懺七日懼誠懲乃夢見其祖及父執劍列
威曰何故信讒枉疑太子燾驚覺大集羣臣
說所先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
誥燾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因
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鴻基恢降
萬代武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
之治也今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度爲
萬代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
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

今不易之令典也可今皇太子副理萬機總
統百揆更舉賢良以備列職擇人授任而黜
陟之其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于時崔寇
先得寵於燾恐晃篡政有奪威權又譖云太
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
聖
降夢如此物論事跡難明若不早除必爲巨
害燾納之即勅收高於太平五年九月十五
日鑿於平城之隅太子又幽殺之即宋元嘉
二十一年也爾夜門人莫知其死忽有光明
繞塔入房其光聲曰吾其已逝弟子等崩赴

屍所請告遺累言畢高眼稍開汗通俄起更坐謂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當如我耳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中悔言已便卧而絕崔氏於此縱以姦心每與帝言恒加非毀以佛無益於政有傷民利勸令廢之從太武至長安入僧寺見有矛盾帝怒誅寺僧皓因進說盡殺沙門焚經毀像勑留臺下四方僧寺有者依長安法除之道士寇謙不從其毀苦與皓爭皓拒之謙謂皓曰卿從今年受戮滅門

矣燾惑其言以太平七年遂普滅佛法分軍四出燒掠寺舍統內僧尼罷令還俗其實逃者捕獲梟斬有沙門惠始甚有神異昔赫連昌破長安始被白刃而體不傷五十餘年未嘗寢卧跣行泥塗初不汚足而色鮮白世號白足和尚死十餘年身相如在初入深山習行蘭若太平之末方知滅法始聞之乃於元會之日杖錫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云欲入見屢依軍法斬而不傷遂至殿庭燾大怒自以所佩劒斬之體無餘異時北

園養虎勅以始飴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視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燾方知佛化高尊黃老之所不及即迎上殿頂禮足下悔其憊咎

始爲說法明辯因果燾於是大生愧懼遂感癘通身發瘡痛苦難忍羣臣議曰崔皓邪佞

毀害佛僧陛下所患必由於此于時崔寇二人次發惡疾燾懼過由於彼以太平十一年乃載皓於露車官使十人推於車上便尿其口行數里不堪困苦又生埋出口而屎之自古三公戮辱未足過於此之甚遂誅諸姻親

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法俄而燾崩孫濬襲位大弘佛事即高宗文武皇帝是也見後魏書及十六國春秋僧傳等

宋太宗文皇帝朝會與羣臣論佛事第七文帝即宋武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令達

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曆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范泰謝靈運皆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正必求性靈真

與豈得不以佛理爲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析
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法汪汪無爲名
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賓皆淳此化
則朕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對曰悠悠
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弊更荷裹拂非所敢
望六

當至如前代英賢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
難復具知度江已來則王導周顥庾亮王濛
謝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謝敷戴逵許
詢及亡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
張玄殷顥等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

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跡煙霞之表並稟志
歸依厝心歸信其間比對則蘭護開潛深追
崇邃皆亞迹黃巾或不測之人也惠遠法師
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原濟
俗亦爲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奧若使家家
奉戒則罪息刑清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誠如
聖旨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
宜預竊恐秦楚論強兵之事孫吳盡吞併之
術將無取於此也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
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

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

舜之道豈惟佛教而已哉帝曰釋門有卿亦
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
是文帝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
坐六屢延僧殿會帝躬御地筵同僧列飯時有竺

道生法師學出羣品英義獨拔帝重之曾述
生頓悟義沙門僧衛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
逝者可興豈爲諸君所屈時顏延之著雜識
論帝命嚴法師辯其同異徃返終日帝笑曰
公等今日無愧支許之談也云云見僧史傳

魏明帝登極召佛道對論叙先後事第八

元魏君臨凡一十七帝一百七十九年興顯
佛教不可勝言惟太武在位五六年中屏
除佛法自餘光顯具彰魏史畧陳相狀以成
信重獻文即位興皇元年於五級大寺太祖
已下五帝鑄像五軀各長一丈六尺用金二
十五萬斤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
請僧尼道士女冠前殿齋訖侍中劉騰宣勅
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清通
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法師曇模最對論帝

曰佛與老子同時以不姜斌曰老子西入化
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法師曰何以知
之斌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法師曰老
子嘗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斌
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歲於楚國陳
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時生
周簡王四年丁丑歲事周爲守藏吏簡王十
三年遷爲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之歲年八
十五見周德陵遲遂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
胡斯足明矣法師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

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
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
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
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則
知年代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佛生周昭之
里六
時出何史記法師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
並有明文斌曰孔子即是制法聖人當時於
佛迴無文記何耶法師曰仁者識同管窺覽
不弘遠案孔子有三備卜經謂天地人也佛
之文言出於中備仁者幸自披究不有此迷

斌曰孔子聖人不言而識何假卜乎法師曰

惟佛是衆聖之王四生之首達一切含靈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小聖雖曉

未然之理必籍蓍龜以通靈卦也侍中尚書令元又宣勅語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宜下席

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加斌極刑三藏法師善提流支極諫乃止配徙馬邑

梁武帝捨事道法事第九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

又問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即遣中書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帝令議之太尉丹陽王蕭綜太傅李寔衛尉許伯桃吏部尚書邢欒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曰老子只著五千文更無言說

厝懷皆爲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緣寢處虛闊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席草履葛巾初臨大寶即備斯事日惟一食永絕辛糲自古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

捨道又曰維天鑒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
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
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
餘散善不得爲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
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
通機德圓最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
垢啓瑞迹於天中燦靈儀於像外度羣迷於
欲海引舍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
之深際言乘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王宮
誕相步三界而爲尊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

心淺薄好生貪怠遂乃湛說圓常亦復潛輝
鵠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值大聖法
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比經
迷荒耽事老子曆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
散棄迷知返今捨舊歸憑正覺願使未來
生世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舍識同共成
佛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
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
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

于時帝與道俗二萬人於重雲殿重閣上手

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一日勅門下七。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唯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爲邪道朕捨邪外以事正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擔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隔凡成聖四。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返僞就真捨邪入正故經教成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即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

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至四月十四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上啓云臣綸聞如來嚴相巍巍架子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揮般若之利刀收涅槃之妙果況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並況永清日盛霧豁雲除燭火翳光塵

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底出冥道此真如
使稠林邪逕之人景法門而無倦渴愛聾瞽
之士慕探赜而知迴道樹始於迦維德音盛
聖六
于京洛恒星不見周鑒娘微滿月圓姿漢感
宵夢五法用傳萬德方兆華俗潛改競扇高
廿五
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憑茲七覺拔長夜
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負扆臨民舍
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礙辯以接黎庶以本
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方逗藥開示權因顯
崇一乘之旨用廣十地之基是以萬邦迴向

俱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等覺之
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懌
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謂覆護饒
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既光被民亦化之於是
應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法伽
藍精舍寶刹相望講會傳經德音盈耳臣昔
未達理源稟承外道如欲植甘果翻種苦栽
欲除渴乏返趣鹹水今啓迷方粗知歸向受
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
之真教伏惟天慈曲垂矜許謹啓至四月十

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宣勅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廢道事第十

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郗張之士封門受錄遂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竟在王者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捨道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訖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勅召諸沙門與道士

學達者十人親自對校于時道士呪諸沙門衣鉢或飛或轉呪諸梁木或橫或豎沙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女擁閑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爲勝也諸道士等雀躍騰倚魚睨雲漢高自矜誇衒其道術仍又唱言神通權設

董六

廿六

抑挫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小術並辭退屈事亦可見帝命上統法師與靜角試上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今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坐僧對之即尋徃覓凡有僧疊顯者不知何許人遊行無

定飲取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盛集顯居行末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上統上統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扶舉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即翹足而立我以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呢諸衣物飛颺者我故開門試

卿術耳命取綢禪師衣鉢呪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呪一無動搖帝勑取衣乃至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呪之卒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號爲內內則小也詔我道家爲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官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目驗臧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祇崇麴蘖是味清虛焉在胸脯斯甘慈悲永隔

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遵事頒勑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不發心者可令深剃爾日斬首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今其投身飛逝皆碎屍墮地僞妄斯絕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其術至全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帝諱洋即魏承相王歡之第二子也嫡兄澄怠慢爲奴所害洋襲其位爲相國魏將曆窮洋築壇於南郊筮遇大橫大吉漢文之卦也乃鑄金像一寫而成

魏收爲禪文魏帝署之即受其禪爲太齊也凡所行履不測其愚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佛寺僧尼滿諸州縣冬夏供施行道不絕時稠禪師箴帝曰檀越羅刹可臨水自見帝從之覩羣羅刹在後於是遂不食肉禁鷹鵠去宰漁屠辛葷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竟日不出禮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大統法上面掩地令人履髮而授馬先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勑曰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庵如夢至一山山半

有佛寺羣沙彌遙曰高洋駝駘來便引見一老僧拜之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爾來何爲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今北行東頭興之使者反命初帝至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爾後廿六來是夜癡人死帝尋崩於晉陽著作王邵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爾妄言之引列子述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云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在佛神遊而已佛之所言蓋欲柔伏人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神變浩蕩之

甚乎說人身善惡世事因緣以慈悲喜捨常樂我淨盡辯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之凡在順首莫不歸命達人則慎其身口修其慧定平等解脫究竟菩提及僻者爲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濁猶六經皆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其事如此依齊書錄之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一

音釋

底

於豈

胸

劬

婕

好

上即涉切下單諸

婦官

惄

駿

悉合切

於豈

胸

劬

婕

好

上即涉切下單諸

婦官

惄

駿

悉合切

惄

駿

悉合切